

T 2659 7139

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72/-23/57	52/48/17	40/9/-43	62/34/60	71/-32/0	55/-9/-25	43/-14/21	50/-5/-22	66/16/18	38/14/1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徐命字蓋于彭城

南唐書卷第七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七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
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
職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
初爲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
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
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

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叅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

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太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

平郡王

大有作天下圖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虔州有功爲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爲之備及保太末周人

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

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噉噉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符券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擢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謨德明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

南唐書 三 漢古閣
曰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又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

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諂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

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
宋齊丘力詆割地爲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
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
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
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
之死也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爲耀州司馬及
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
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於元宗

以謨係孫忌在元籍

往復數四謨旣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江左可
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
厚以爲禮部侍郎判尙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
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死皆出
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
子弘冀叅總庶政謨薦其客閭式爲司議郎百
司關啓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恃頗
若有失元宗遇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

寢依義直作寢

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
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
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
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
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
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
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

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
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
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督促
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
悽愴巒出爲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
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
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

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爲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

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尙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

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

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拜戶部尙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爲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

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曲爲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

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旣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窺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

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
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
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
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
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
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
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
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
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
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
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
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
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
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
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

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神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入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

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笥浮雲
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況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之絕
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
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
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
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
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於蘄
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
曰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
居不設牕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
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
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
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亾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僞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

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曰斲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丫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旣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爲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爲不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常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

君等語訖皆歛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旣徹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歛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

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母撓予睡後徙
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
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
焉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
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
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寂卽日盡送酒家日夜
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
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
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卷第八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

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

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斂以衮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

國沈初本作周

遠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
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
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
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
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
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閒居講論
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
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荅之君臣相
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欵器之制久不傳

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
中蘇易簡爲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
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
鍇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筵取已及兄鉉并遊
同納筵中筵之鍇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鍇
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

南唐書 三 漢古曆
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
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
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
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
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
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感且
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
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

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
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
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
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
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
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
德明用事詠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
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

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
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
月竟死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授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
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
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
亦裹甲爲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

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
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
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
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
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
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
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

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故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劔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

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尙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

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饗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棧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

江水涸舟楫艱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赴火死糧米戈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旣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尙烈祖妹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尙氣喜訟

南唐書 八
以先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
貸訟爲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
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
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
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
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
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
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
陷曹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
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
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
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刺史不忠
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
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詹
雷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

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尤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卽舁置木驢上

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
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
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
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滌乃詐亡命
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
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

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
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
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王歸京師
兩人者相約不以王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
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
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
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

州縣軍興料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瘕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宋齊丘辟置

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

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事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成枵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貞

駐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旣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

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利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

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南唐書卷第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
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
言王嫚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
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
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
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

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
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
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
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
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
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
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
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

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
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
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
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
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
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
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安
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

南唐書 二
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

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于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

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叅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

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

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
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戍府書檄歷禮部
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
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尙書
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者多貴游
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
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

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
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
稿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
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
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
百官入賀遠獨曰我棄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
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
乃皆服其先見

南唐書 五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
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
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爲
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
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
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
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
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

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
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
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
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
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
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寃指延巳
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
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

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晉陷契丹嘗獵於郊
迺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
曰此謂之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
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
長可七尺云

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
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
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

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
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蚤莫與賢士
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
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
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
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
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

南唐書 七
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
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
宗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
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覺與
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
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丘告歸九華
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
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

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
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
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
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
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劔州恥于無
功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
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
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

南唐書 八
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
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賤蘄州逾
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
口淮南兵與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
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
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感
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
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

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
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擿語王崇質使異其
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
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市覺
徵古勢焰益薰灼道路以目德明旣誅不復議
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
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
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

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
咎方相與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
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
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
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
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
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
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

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
出于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
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
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
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
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
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
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

南唐書 十
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
以兵部尙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
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
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
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
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
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
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

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
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
大怒齊丘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
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鏗爲給使
吳攻宣州鏗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
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鏗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

南唐書 十一 江古閣
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
愈人皆異之鏗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
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
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卽拜德誠潤
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

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
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
勸進初無大勲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
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
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于途百官班謁于都門
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

南唐書 十一
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
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
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
娶于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
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
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
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
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
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端
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宮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
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

南唐書 十三
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勲勞又聯姻戚
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
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望治建勲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
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
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勲請官出金帛贖俘掠
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勲獨

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
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
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遽爲此舉
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勲曰吾平生笑宋公輕
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草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
碑貽他日毀斷之旤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
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塚墓鮮不發者惟建勲

不知葬所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
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
國且亡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
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
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
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
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堅正不
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
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
三司後主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
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
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
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錯爲文弔
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

稱之盱江李觀爲之傳云

十五

汲古閣



